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旅途

—— 路 翎 ——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朱珩青 编选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旅途

—— 路翎 ——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翎代表作:旅途/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ISBN 7-5080-1556-8

I. 路…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44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1.875 印张 283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路翎

伯康：

信收到的。近來忙得很少，一個小孩，接
着來的就是生病之類。直到今天都不時停
止下來。

又可以讀書，很好。但是她為讀書，對於
自己恐怕是毫無妨礙的。

賢弟

三二

今日行



路翎作品书影

目 录

中篇小说

谷	3
棺材	55
罗大斗的一生	86
两个流浪汉	128
嘉陵江畔的传奇	166

短篇小说

“要塞”退出以后——

一个年轻“经纪人”的遭遇	249
契约	264
人权	268
可怜的父亲	280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	284

瞎子	291
感情教育	296
一封重要的来信	302
幸福的人	307
旅途	312
老的和小的	321
屈辱	325
泡沫	336

散 文

从重庆到南京	345
危楼日记	360
路翎小传	371
路翎主要著作书目	373

中 篇 小 说

谷

—

林伟奇和他的恋人左莎，他们隔着一张竹制的小桌子在两边坐着。桌子的靠墙的一端置着一盏油灯。油快枯了，灯心烧得焦黑，冒着黑褐色的辣味的烟。林伟奇的瘦削的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笔头颇久地插在污秽的墨水瓶里，弄出粗涩的悉悉声。

在他提出笔来的那瞬间，他的苍白的颊收缩着，淡淡的眉头皱紧而低垂；他微微张开干燥的唇激动地深深吸一口气——他在那已经有着很多黑水迹的十行纸上，拣了反面一块较洁净的地方写了一行字。写得很艰难，因为笔头破裂了。

左莎肃穆地移过纸去，久久地重复读着。她的有一个红色的小疮疤的左手食指温柔地抚摩着纸角，她的凝视着灯影的眼睛潮湿了。

林伟奇写的是这样的字：

——我相信我们总会幸福的。

——我骇怕。——他的恋人在纸上回答他。

——一点都不，莎！——他写：我们的幸福将在社会的、群众的幸福一起。……

她默默地点头。她只能质朴地这么做；她只能这么朴素地表现自己的使自己那么激动的生命的允诺。她侧过她的平滑的、褐色的额，把她的因严肃而美丽起来的长圆眼睛探向窗外的黝黑的

天空。……她的心里突然充满那种使她麻痹的幸福；她为这感觉而惊惧，举起一只手来，用手指挑起一绺头发绞弄着。

林伟奇继续在纸上乱涂了一会，把“幸福”、“骇怕”，“梦”这一类字眼都涂去。随后，他把纸头撕成两半，在灯上点燃，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的嘴唇庄严地闭拢；火焰灼红他的脸，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

“没有油了，每天一盏油怎么够用？”沉默了好久之后他说。他的声音粗糙而嘶哑，而且那音调也十分异样。他已是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微妙的语言里沉醉，因而不习惯于外界的声音了。

“油我房里有，我跟你送来，今天还要做什么吗？”左莎摩弄着指甲，诚笃地、深情地望着他。

“不……”林伟奇站在左莎的暗影里，俯下了脸，“你再坐一下吧。”

“不早了。我今天上了五个钟点的课……”

“哦。”

“他们讨厌得很啊！”左莎说，慵倦地站起来。

“哦，他们说了什么吗？”

“你这家伙！……”左莎想说什么，但是又犹豫地离开了它——离开了恋人的苛责的权利；她的眼睛凝视了一下昏弱的灯火，又转向林伟奇，“今天开校务会议的时候不是你上街去了？他们又吵了架；王得民要看徐混蛋的账，说他赚买书的钱跟灯油费。他们吵得厉害极了。还有，密斯陈说女职员倒马桶的学校不开钱……”她把手扬开，激昂起来了，“钱，钱，钱……哼，她们教小孩子呀！……他们说……”

“我怎么？”

“你不负行政的责。……我替你解释了，还是那次跟徐明先的纠纷。”

“我当然不能负这个责。……我嫌恶它。这并不是由于我的浪漫的情感，不是的，”他突然停顿下去，在泥地上以沉重的步武徘徊着——在这里触着他的内心的严重的东西了；他骚乱而兴奋，以压抑着的声调继续说，“这就是，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我完全明白。……”他走到灯前，像要拥抱光线似地张开手臂，“我要离开这里了！”

左莎惆怅地望着他。她突然觉得沉重。他的话里某一部分显然较之爱情，倒是伤害了她的矜持心。他是时常这样说的，虽然在说了这话的十秒钟之后，他就会因意识到自己的可恶的夸张而感到痛苦。虽然在左莎面前，这刺激性的话只会遭到沉默甚至冷漠的反响，因而事后使他惶恐懊丧，但他仍然时常遏制不住地这么说。

他现在遏制不住了。在扰乱状态里，他把左莎的惆怅认为是他自己的挑激的美好的果实，认为是他自己的爱情的坚固同盟。他以更激动的话句来企图淹没他的扰乱和惶恐。

“在今天，自然，我自己……我们是也代表着这现实的一部分的。我们并不好；我们需要改造。……一个真正的时候，真正试炼一切人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现实在酝酿着；为战争初期的热情的急流所暂时蒙蔽住的各种样像显现了。……我们开始面对着实际生活。我们要在各个独立的环境里作斗争！”他停了一下，眼睛被激情所照耀，放射着光辉，“而我，是的，我这样走着路，我也望见了太阳升起的方向，然而我也许无力走到：到那一个力量尽完的时刻，我就默默地倒下。……不变节，不投降，败退了也还是英雄。……”

他的声音低抑了下去。他走到面对着溪流的窗子口，推了一下窗扉，就凝然不动地站在那里。

这是甜蜜的初夏的夜。溪流潺湲着，在寺院——县立小学的

校址后面转弯，倾泻到山谷里去，汇合着另一条。溪旁的丛竹温柔地几乎不可觉察地摆动。有狗在远方吠叫。山坡上，桃林的刚结成的桃子发散着清新的香；这气息是平静而幸福的，有如初恋的呼吸。

他的面孔热辣，自己会不会实践今天在恋人（尤其是这样质朴的恋人）面前所下的诺言呢？……他仰头望着深蓝色的夜空，想唱歌来平静自己，然而他终于掉转了身子。灯芯爆着花，火苗惜别地跳荡着，屋子里昏黄起来了。左莎向他这边温柔地走来。

“曾经有一个时候我非常忧伤，”他用一种像远方传来的声音说，当他攫住左莎的手的时候，“那是因为青春的梦想受了挫折，因为恋爱的不调和的环境……这是很不好的，对吗？”

但是左莎不能回答。她仰头望着林伟奇的有着奇异的光彩的脸，她尊敬地注视他的黑亮的充满意志的坚决的眼睛，但是她不能完全了解这些。当她的恋人的脸上闪耀某种她所难于了解的表情的时候，她是要感到忧伤的苦恼的。不过她很少把这说出来：在不矜持的时候她就接近他，诚实地仰着头，带着天真的神情用缓慢的鼻音问：

“你想什么？告诉我。”在这种时候林伟奇就被抚慰地回答：

“我什么也没有想。”

但左莎是不相信这回答的。她知道在任何瞬间，林伟奇心里总充满着各种火辣的问题，而和他所说出来的相比较那问题是还要复杂得多的。并且，当他震动着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他很少谈左莎所急于解决的具体的事。——现在，当林伟奇又瞧向远方深黑的山峰上的夜空而且沉默着的时候，左莎又有了同样的感觉——那发觉所爱的人跟自己不在一道的惆怅的感觉，不过她不表露什么。

“我不知道会浪荡到哪里去。”林伟奇开始用悲愤的声调叙述，

“现在情况这样坏。因为我活得认真，而且不会掩藏自己，所以很容易遭到危险。——我闹翻出来的那个县中，他们还在通缉我呢。……我听说……哦，不过这是无聊的事，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曾做，我读一点书，编一点历史的东西，上面写了几个我认为是可尊敬的人名，这就是罪名了。自然，主要的是我要和那一批昏蛋搞不好，就同这里一批昏蛋一样。”他用手指激烈地摇着窗棂上的绊扣，“不过在这里我要对他们不客气了，碰到我，我就回击！”

“你总是这么说的。看哪！灯熄了。”左莎捏了一下他的手。

“那好。……你答应我好好地努力吗？”

“这我知道。”

林伟奇激动地凝视着她。

“不过你不应该太任性。”左莎低柔地说，“不要做那么多的梦。在这里，也要应付得好一点……”

林伟奇的一个异样的手势打断了她的话。他们向窗外，通过竹丛向天上的繁密的星斗望着。屋子里灯熄了，所以从什么地方有稀薄的微光映进来，暗影恬静地偃卧着。从溪流边上传来青蛙的鸣叫。那声音起初是有节奏的间隔的，但后来就热情地嘈杂起来了。在山谷的边沿上，有人提着灯笼向市镇走去；那橘黄的光圈，闪耀在浓黑的山谷旁边，有着悲伤的美丽。竹叶梦呓似地沙沙作响。……林伟奇用两只手紧紧地压着左莎柔软的手掌。左莎侧过头来从肩上瞧着他。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他脸上的神情是甜蜜，骚乱，和苦闷的混合。

“你怎样？”叩着他的肩头，左莎轻轻地问。

“啊，我不安得很！……也快乐，但也痛苦，”他俯脸向她，“我这样拥着你，在你旁边，和这样的你一起；我们在恋爱。”

左莎不大能了解他的话的特殊意义；她凄然地但是热烈地瞧着他的颤栗的嘴唇。她伏在他胸上了，赋予这样的热恋以某种微

妙的哀伤、甜蜜、痛苦，深刻地感觉到生命的突然的临近，和它的毫无羁绊的情欲的飞跃——林伟奇在从左莎的脸上移开自己的嘴唇的时候，已把泪水涂满着她的额和面颊了。

二

县立泰和场小学的校址是一座旧的庙宇。它矗立在一个深谷的边沿上，前面临对着一大片水田。水田的远远的后面，是蓝色的、布满了蓊郁的松柏林的连峰。一条路从一个造纸厂那边过来，通过桃林，从学校门前经过，一直蜿蜒到江边的泰和场。

寺院的屋子很多处已经坍坏了。飞檐断了；屋脊上的龙头不见了；门顶上的小泥像，不知什么缘故，也一律失去了头，只有它们的手和脚以慈祥的或凶猛的姿势翘起着。门前有相对矗立着的两棵雄伟的黄桷树；院落里也有瘦小一些的一棵，在它的枝干旁边，有一个石雕的香炉。大殿里，黑板搁在菩萨的脚上，就算做教室。教职员的宿舍在后院，大半是另修的。

校长徐明先是警察出身。他是一个善于谄媚、可怕的势利、在外表上装得十分威武的人物。是一个有着毁谤任何人的欲望，今天在麻将上输完了这个月的薪水，而明天又从灯油扫把上赚回它来的角色。他小学并没有毕过业，所以，今天能安稳地做着小学校长，他是感到意外的满足和光荣的。他在向一百多个学生训话的时候，做出很大排场，点名，报告人数。……他使学生们饿着肚子很久地在院子里挤着黄桷树和香炉站着。他的训话是一式的，说得冗长，无情而且重复，它们大抵是：“夏天不要喝生水，要消灭苍蝇。”（他很喜爱“消灭”这个词）“在抗战时期，你们要吃苦。”和某一个先生吵了架的时候，他就在学生面前说：“张先生真要不得，他不配做你们先生，他走了，把办公室的锁都偷走了。”他往往特别招集